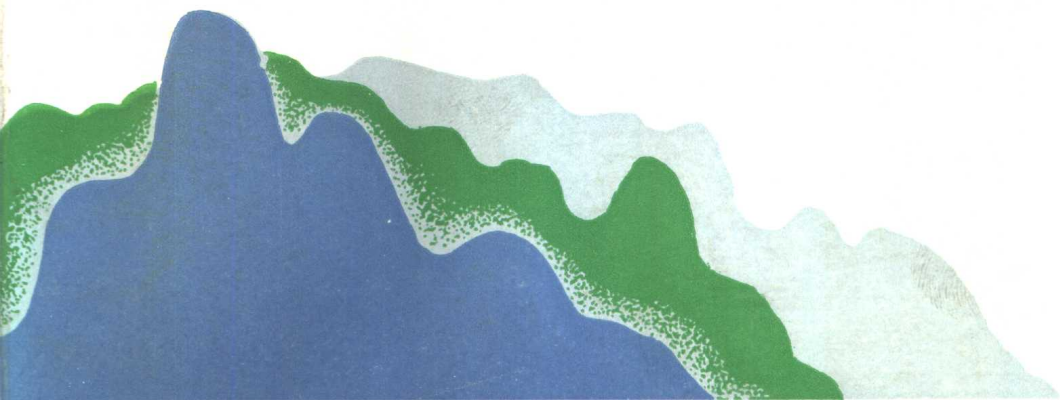


刘真短篇小说选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刘真短篇小说选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~~一九八三年~~ 石家庄

刘真短篇小说选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9 1/2印张 4插页 237,000字 印数：1—15,250 1983年9月第1版
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72 定价：1.00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简介

刘真，一九三〇年生于山东省夏津县太平庄。一九三九年参军后，在部队长大，自学文化，写过小剧本和战地通讯。一九五一年，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学习了一年多，在这里写出了第一篇小说“好大娘”。一九五三年到文学讲习所学习，毕业后从事专业创作。

曾出版过小说集“林中路”、“我和小荣”、“密密的大森林”、“长长的流水”、“三座峰的骆驼”、“英雄的乐章”。还出版了散文集“山刺玫”，故事集“红围巾的旅行——彭总的故事”等。

她的第一篇小说于一九五三年获全国儿童文学三等奖，“我和小荣”获一等奖。

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，河北省作协副主席。

自序

时光过得真快，不知不觉的，眨眼已过了半百，回头看我要写的这些短篇，觉得太少、太少了，很惭愧。

两位家长告诉我，在红卫兵抄家的时候，他们的孩子什么也不管，只抱着你那本“长长的流水”这里藏那里藏，藏到哪里也不放心。我听了很受感动。

我写孩子的那些小说，有的并不是专为孩子们写的，主要还是为了叫大人看，象“长长的流水”。是不是大人孩子都爱读呢？让大小读者自己读了自己去思考吧。

有的同志不知听谁说，说我自己把“黑旗”否定了。这是没有的事。批评、揭发我们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，以及坏人坏事，这在什么时候也是应该的，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包庇这些东西。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，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健康发展，不反对那些东西是不可以的。因为实际上，生活中的美和丑，还是经常处在矛盾和斗争中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把几篇以揭露和批评为主的短篇，选进了这个集子。

感谢党的三中全会，那之后，曾经被批判为大毒草的“英雄的乐章”得到了平反。我要使它在这个选集中再现在读者的面前。还应该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，他们敢于以它为书名，印出过一本集子。

这些作品，大部分是写我个人的生活经历，尤其是写童年的

那些篇章。其它，也是我最熟悉的生活、人物，我曾和那些模特儿在一起工作，劳动。当时，并没有想写他们，在一定的時候，他们就进入了作品，这就叫作生活的积累吧。

“余音”是我为了追念一位同志而写的。他是一个诗人。他没有熬过那十年浩劫，不幸去世了，在这篇小说中，我要替他说他的为人。在某种情况下，对人形成的一种成见，往往很难消除，实际上他是什么样，常常和言传毫不相干。

这本选集中哪些作品怎么样，请读者批评——坦率的批评，也好帮助我下一步写得更好一点。就象我初学写作时，严文井、赵树理老师以及许多同志帮助我那样。

刘 真

1982年10月10日

目 录

1	自 序
1	好大娘
13	我和小荣
35	小藤婆的故事
49	核桃的秘密
56	弟 弟
74	长长的流水
93	小尼姑
105	红枣儿
115	大舞台和小舞台
124	密密的森林
142	“对，我是景颇族！”
151	豆
161	三座峰的骆驼
171	英雄的乐章
190	在我们的村子里

224	黑 旗
248	余 音
263	姑姑鸟
276	长大了
289	婚 礼

好大娘

我和小赵，都是俺宣传队的宝贝疙瘩，他十四岁，我十三岁。虽然俺俩年纪最小，干工作可挺带劲。有一次在群众大会上，我和小赵刚唱完了河南坠子，那些大娘大嫂子们，紧紧地把我们包围起来，这个抢过来抱抱，那个抢过去亲亲。这个问：“你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就学会了抗日呢？真有出息。”那个说：“小嘴那么灵巧，象小燕子一样，是谁教给你的？”常常是不知不觉，我们的军装口袋里，被塞满了花生、糖、大红枣。指导员总爱开玩笑地说：“又犯群众纪律啦？”我和小赵撅着嘴，假装生气的样子说：“俺一点也不知道，是人家自愿拥护的。你愿意吃，给你点，别眼红！”

有一次，我们分区部队为了包围敌人，在一个下着大雪的夜里，行军到了武城县城边上，住到巩家庄村里。房东老大娘，一看见我和小赵这一对小八路，就心疼的不得了，赶紧把我们拉进她房里去。给我们烧水洗脚，又给我们烤湿衣服，忙活的她直出大汗。我和小赵又冷又累，好不容易碰上了热炕头，就埋头没脑地睡过去。第二天我们才知道，大娘她一夜没睡，把我们的破鞋，用了四五层布，补的结结实实的，还换上了新带带；衣服上，被

子上，所有的大小窟窿，统统补好啦。我心眼里明白，她为什么象亲娘一样的疼我，八路军的生活再苦，我也不哭，不想娘。大娘对我们那股亲热劲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也忘不了。

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二十九日，那些恨死人的日本强盗，对冀南人民展开了残酷的大“扫荡”。

这一天早晨，我们部队刚出发，就跟鬼子打上了。鬼子的汽车马队，从四面向我们冲来，冲了五次都被打回去。眼看着一百多个鬼子汉奸，象谷个子似的倒在麦地里。这时候，六架日本飞机来了，发狠地向我们阵地上扔炸弹，我被埋在土里昏过去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晌午了，部队早就转移了阵地。我哭，我喊，谁也听不见了，我从土里爬出来，跟着遍地的老百姓，乱跑起来……

下午，我被包围在武城县小张庄村里，四面都是敌人，我也跑不出去了。我跑进一个大院子，用力钻进谷草垛里去。敌人，象一群青脸红牙的恶鬼一样，尖叫着进了村。一忽儿，把很多老百姓也赶进这个院子里来。我听到有个汉奸气势汹汹地说：

“现在，大日本皇军给你们开会，问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说实话的杀头。”接着，日本人就问开了：“小八猴子的，你出来认认，哪个是你们的人？”“没……没有，一个也没有。”呀！这说话的声音不是小赵吗？我的心更乱了，全身发烧，象草垛里着了火一样。不一会，鬼子用大棍子狠狠地打起他来，从他紧紧咬着的牙缝里，透出来“恨，恨”的声音。鬼子又问：“你说呢还是不说？说了皇军大大的喜欢你。不说，杀了杀了的。”小赵忍住哭，更提高了嗓门说：“没有就是没有呗，你叫我说狗屁呀！”气的鬼子又是撕小赵，又是打小赵。有个鬼子喊了一声：“杀！”把我的心都快震出来了。我想冲出草垛去，把敌人杀干净，救出小赵来。我的身子一动，心刷的一下冷了，“我用什么去杀鬼子呢？”我着急地想，“小赵啊！好小赵，亲小赵，你千万别死呀！”鬼子呀呀地凶喊着，用刺

刀刺他了，他拚命地喊：“指导员，报仇……”喊了两声就被刺死了。我使劲闭住眼睛，不敢出声地痛哭起来。我的耳朵好象聋了一样，以后，日本鬼子又杀死了多少好人，我一点也听不见了。只觉得，有一把刀子，在用力地，用力地挖我的心哪……

天，慢慢的黑了，剩下的人，不知道被这些杀人杀累了的疯狗，赶到什么地方去了；风，嘶嘶地刮着，象是很多孩子在哭，在喊。院子里不知躺着多少尸体。小赵活生生的影子，站在我眼前了。我想起：前年俺娘送我参加宣传队的时候，小赵给我戴的花；去年在冀南三期艺术训练班，俺俩一块加入了朱德青年队，他还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小伙计！等到咱俩够十八岁了，再一块入党，一块跟着咱毛主席，走到共产主义社会去。”

每次行军，小赵都互助我，帮我背被包；渴了，他给我去找水喝，小赵真疼我呀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我后悔，昨天晚上不该因为屁大的一点小事，跟他吵架。“小赵，你原谅我吧！我的缺点我一定改，你千万别记在心里……”又想：“我一定要跑出去，找到我们的队伍，把这些恨死人的事，告诉给指导员，要报仇！”

我小心又小心地爬出了草垛，心跳的象打鼓一样。不跑？明天一定会叫鬼子捉住杀死的。猛一抬腿，我被绊倒了，身子躺在尸体上；觉得有一股腥味的、粘糊糊的血，湿透了我的单军装。我的上牙和下牙，格格地打起架来。忽然，一个日本兵举着火把走来了，我紧紧地靠着死人躺下；在火光的照亮下，我偷看了死人一眼，才知道，流了我满身血的人，就是我的好战友小赵啊！

日本兵走了，我坐起来，恨不得一把把小赵拉起来，跟我一块跑。我抓住他冷冰冰的手，心里象有很多话，要对他说。到这时候了，我才更觉得：小赵疼我，我疼小赵啊……

靠北墙边，我摸到了一棵树，正要往上爬，忽然想到：“万一小赵再活了，怎么办呢！”我又顺着来路爬回去，一摸，他的脸还象冰块一样，那么硬，嘴角凝着大血团。我象掉了魂一样，舍不

得走，直到村南放了三声枪，才把我惊醒了。我赶快跑回去，爬到树上，扒住墙头，豁着命的跳到墙外去。我的衣服，叫树枝子挂扯的乱七八糟，摔的疼不疼，我不知道；只觉得，我的心，好象永远永远的，和小赵一块，丢到那个躺满了亲人的大院子里了。我想：“等捉住杀死小赵的那群日本鬼子的时候，我一定把他们一刀一刀地割成肉块喂狗。”难过和仇恨的火，燃灼着我的心，我带着满身战友的血，踏着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的麦苗地，一直往东跑……

二

我迷迷糊糊地跑了一夜，跑得头昏眼花，两条腿直打哆嗦。天亮了，我看见正南二里路远的地方，有四个大炮楼。我又害怕又生气：“我怎么跑到敌占区来了呢？”看见了运河大堤，我才明白，有炮楼的地方是武城河西街，我又觉得高兴起来：“巩家庄不是有我的好大娘吗？”我的记性挺好，我认识，眼前松树林的右边就是巩家庄。

刚一进村，就看见一座瓦房院的门口，站着一个戴礼帽的老先生，他身边有一只比我还高的大黄狗。我高兴地向他跑去，嘴里喊着：“老大爷！我问你个事。”他一见我是个八路军，衣服上又有血，便恶狠狠地指着我对狗喊：“嘶，嘶，嘶。”我撒腿就往回跑，那狗，象一只老虎一样，扑到我身上，叼住我右腿肚子上的肉，发着狠的撕咬；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哭喊：“来人呀，打狗啊！”有个脖子上挂佛珠的老太太，从一家门缝里探出头来，我象见了救命恩人一样喊她：“老大娘啊！快来救救我！”她不但不管我，反而缩回头去把门闩住了。我心里想：“敌占区的人心，都是黑的，我的好大娘不见了。”猛一家伙，从我背后伸来了一根大棍子，狠狠地打在狗头上，狗惊叫着跑了。我还没看清她的脸，她就把我

背起来，跑进她家去。她一面给我扎伤口，一面问：“你是……？”她用手比了个八字。我哭着说：“是！”她摸着我的血衣服问：“你负伤啦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这是小赵的血。”她好象明白我的话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掉下泪来。她的两间破房子，房子当中放着一架豆腐磨子，很象我的好大娘家；就是她的脸不大象，好大娘不是这么瘦。我半信不信地问：“就在你庄上，有我一个好大娘，她给我补过鞋，你认识她吗？”她抱住我的头“啊”了一声，仔细地看着我。猛的，从我们身后伸来了两只大手，硬把俺娘儿俩拉开了。接着，大娘脸上挨了两个耳光子，鲜血从她嘴里流出来。原来还是那个戴礼帽的坏蛋，他跺着脚骂：“该死的东西！打了四爷我的狗，还要窝藏八路，你有几个脑袋？”大娘没有哭，也骂道：“四臭肉！虽然你是财主俺是穷人，俺也没犯罪，你整天这么欺负人就不行。”四臭肉说：“放你妈的屁！你儿子在县大队，你又窝藏八路，给咱庄上惹出祸来，卖了你一千辈的老祖宗，也赔不起我的家产。”大娘正要过来抱我，四臭肉一脚把她踢倒在地下；他象拉一只小羊一样，把我拉出门去：“去去去，穷八路！”我使劲挣脱了他的手，骂道：“汉奸走狗！你等着吧！我们军队回来了，会砍掉你的狗头，扔到运河里喂王八。”说完，我咬着牙，忍着腿疼，大步大步地走向村东运河堤上去。

河里的水，也象跑“扫荡”一样，哗哗地流着，河东岸有个老大娘喊：“三妮子！快回家吃饭啦！”杨树上一群群的黑老鸹，叼着食，飞回窝来了。小老鸹张着嘴呜呜哇哇地叫着等食吃。人家都有家我没家，连老鸹都有娘，我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啦。我的心，乱的象刀子搅着一样，腿，疼的钻心；我的衣服上、脸上，到处都是血，活象个鬼，我自己也觉得怪害怕。我的两只眼睛，呆看着河水，我想起：这里离俺家只有二十五里地，四年以前，我天天在这河边上抓小鱼。虽然俺家穷，俺家大人可疼我疼的不得了。我常常和姥娘坐在水车旁边看瓜，她一面纺线一面给我唱

唱儿：“小老鼠，上灯台，偷油吃，下不来……”我偷偷地跑走了，她还低着头唱。我摘来一朵血红的喇叭花儿，往她的白头发上插，把她的头皮插疼了，她才笑着骂：“死丫头子，给我滚开。”我大笑着藏到树后边，也唱起唱儿来：“好姥娘！别生气，买个柿子送给你。”她马上走到瓜地里，给我摘来了一个大面甜瓜。

一九三八年，我哥哥参加了陈赓将军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，打鬼子去了。鬼子抄了我的家，俺姥娘和嫂子，活活地叫鬼子打死了。俺娘带我跑到冀南抗日根据地，她参加了妇救会，送我参加了六分区宣传队。宣传队的生活，比在家还好哩！同志们可疼我啦，教我唱歌跳舞，又教我学文化懂道理，天天喜的我闭不住嘴。现在，同志们都到哪里去了呢？我还能不能找到他们呢？一阵心酸，我再也憋不住了，我想放声哭一场。这时候，我好象又听见指导员对我说：“革命的孩子，流血不流泪！”我使劲捶着自己的胸想：“我一定不哭，坚决不哭！”可是，泪珠子不听指挥，一颗一颗，象黄豆粒一样，滚到脸上来。忽然，日本人的洋马队，顺着河堤跑来了，我转身又往村里跑，枪子儿嗖嗖地打过来。我刚进了村，左腿也发烧了，我懂得，这是负伤了。没跑几步，我就倒在地上昏过去。昏迷中，我觉得有两只大手，把我扶起来就跑。接着，就鼓捣我的腿，我想：“坏了，鬼子把我抓住了，我一定学习小赵，什么话也不告诉鬼子。”我更紧地闭住眼睛等刺刀。好象有个女人的声音说：“好孩子，睁开眼吧！”呀，不是日本鬼子吗？我偷偷地睁开了一只眼，一看，还是我的好大娘。我看着她脸，哇的一声哭了：“亲大娘，亲亲的大娘啊！”大娘捂住我的嘴说：“别哭！日本人敲门啦。”我着急地说：“好大娘！我怎么办哪？”大娘把我背起来说：“别怕，有你大娘就有你。”这时候我才看出来，我已经换上了一身破黑衣服，伤口，用破布条子和锅底灰，扎的好好的了……

汉奸问：“你为什么闭门！”大娘说：“这几天乱哄哄的，怕跑进八路来。”汉奸伸了伸大拇指说：“好的好的！”他们见她家挺穷，没

进屋就走了。

我刚放了心，那个脖子上挂佛珠的胖娘们又来了，大娘赶紧用被子把我蒙住。她一进门就不是好劲头，假情假意地说：“阿弥陀佛！南海老母托付我，说你家有大灾大难，这一难要是破不了，咱全庄人，都要跟着你被害。”大娘早就猜透了她的坏心眼，说：

“我没做过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叫门。”老巫婆把大嘴片子一咧：

“哟！你还想瞒着我？快把他交出去吧！日本人知道了，会用大炮把咱庄轰平的。”大娘说：“要是没人当汉奸，日本人一辈子也不会知道。”老巫婆说：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！再说，日本人这一次来是好心，刚才人家讲话说：交出一个八路来，保咱庄永久平安无事享太平；交出来的八路，也不杀，放他们回家过安生日子去，这不是两保险的事吗？”我心里又气又急，真想拿一把菜刀，一家伙把老巫婆的头砍下来。老巫婆急的直跺脚：“你别三心二意的啦，你要是不听话，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孩子。”我从炕上跳起来，抱住大娘的脖子说：“好大娘，亲大娘！你不要信她的话，她是胡放屁，我亲眼看见，日本人把小赵杀了。”老巫婆抓住我的腿，使劲往门外拉：“去吧！日本皇军给你糖吃！”我撕住她的头发骂：“你是老坏蛋，老汉奸，老母狗……”她挣脱了我的手，脸红的象鸡下蛋一样：“你个小穷八路羔子！还敢骂老娘我！”大娘睁大着冒火的眼睛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紧紧地抱着我。老巫婆耷拉下眼皮想了想，凑到大娘耳朵上，小声地说：“日本人说：交出一个八路，赏二百块准备票^①，有了这些钱，省的你再挨饿。”她的话，我听的清清楚楚，我摇晃着大娘的头，哭着说：“我不去，我坚决不去。”这时候，我的伤口更疼了，血，顺着裤子，不住点的往地下流。大娘眼里含着泪珠子，瞪着老巫婆说：“你这个口是心非的老贱货，一辈子没干过好事，卖白面儿^②，

① 准备票，日本人发行的钞票。

② 白面儿，毒品的名称，即海洛英。

贩卖人，当狗腿，欺负人，都是你干的；俺情愿饿死，也不能做那种狼心狗肺的事。”气的老巫婆哆嗦着脸上的横肉说：“不识抬举的混账东西！倒了霉你活该！”说完，她扭着大屁股走了，大娘把我扔到炕上，追出去。我知道，自己到了要死的时候了，等死不如拚命，我的腿也不疼啦，我跳下炕，抓起一把菜刀，藏在门后边。一忽儿，大娘有说有笑地把老巫婆拉回来：“好婶子！怨我的脾气坏，得罪了你老人家，有话咱好好的商量。”她俩一进来，我赶紧把门闩住啦。大娘又变硬了口气说：“你的眼光要看远一点，好庄稼人，没有一个不喜欢八路军的，到处都有他们的耳朵眼。你还记得河西街的大汉奸，是怎么死的吧？怎么住在日本窝里还把头掉了呢？难道他的老佛爷睡着啦？”这一下，可把老巫婆问住了，想了一会儿，她脸上冒汗了，她打着自己的熊嘴说：“叫你多管闲事！叫你多管闲事！”她咧开大嘴哭开了：“娘啊！好心变成驴肝肺了哇……”大娘把老巫婆拉起来说：“婶子！这件事除了你，谁也不知道，只要你不告诉日本鬼子，不告诉四臭肉，咱就当没这回事，我一定不告诉我儿子知道。”老巫婆委屈地说：“他嫂子！你放心吧！要是从我嘴里说出半个字去，天打五雷轰，叫俺全家都死绝。”

老巫婆坐在大娘的炕边上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直到天黑日本人走了，她才回家去。

晚上，俺娘俩一面吃饭一面谈着。虽然大娘的干粮里净是糠和野菜，我却觉得比大白馒头还好吃，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说：“大娘！等我回了军队，我一辈子也不花钱，把每年的津贴都攒着，给你送家来。”大娘说：“你真是娘的好儿子。”我的眼睛瞪的溜溜圆，说道：“我不是小小子，是小闺女儿，当兵不兴留小辫，我留的是小分头。”她直楞楞地看着我，好象不信，我又说：“不信你去问问俺娘，她在清河县工作，我一定叫她来看你，我的名字叫刘清莲。”大娘把我抱起来，亲了又亲地说：“我怎么不信呢？我最喜

欢女八路……”

夜里，我睡在她怀抱里，我们商量好明天送我走的路程，听她诉起自己受的苦来。

大娘家，一共有三口人，大爷给四臭肉家扛了一辈子活，前年替他家出差，给日本鬼子修炮楼，因为他年纪太大了，做不动重活，日本鬼子说他故意捣乱，就活活地叫洋狗把他咬死了。大娘去找四臭肉拚命，被人家打的死去活来。从此，她对日本鬼子，对四臭肉，种下了比天还大的仇恨。她儿子叫铁虎，为了给爹报仇，跑出去参加了县大队；夜里，常回家来探情报，把许多胜利消息，抗战道理，经常讲给母亲听。母亲明白了：只有共产党八路军，才能打日本救中国，穷人，总有一天会熬出头来……

第二天天不亮，我们就动身了，大娘一直背着我走，她整天吃糠咽菜，哪里会有力气呢？我心里怪难受：“大娘，叫我下去走一会吧！”大娘说：“小同志，你怎么瞧不起大娘呢？我给人家打了半辈子短工，能扛动一大口袋粮食，就背不动你？”

直走到天黑，才到了沙河边，她忽然大口大口地吐血了。这血，比日本鬼子还可怕，我吓哭了：“好大娘！我不叫你背啦，我能走！”她还是死抱住我不松手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个拿枪的人向我们跑来：“干什么的？”大娘说：“俺孩子快病死啦，到西庄去找看病的先生。”黑影里，我觉得这个人挺面熟，他又问：“你们是哪个庄的？”“呀！指导员！”我惊喜地喊出声来。指导员把我抱过来问：

“好同志！你怎么跑出合围圈来的？”“我两条腿都负伤了，要不是这个好大娘，我早就跟小赵一样……”我哭的出不来声了，指导员抓住大娘的手，说了很多感谢她的话。大娘说：“一家人不用谢，只盼你们早日把这些该死的东西收拾了……”她又把我抱过去，看着我的脸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说：“好大娘！过不了明年，我一定回来看你。”大娘说：“好孩子！好好的养伤，养好了伤，好好的干，到你回来的那一天，就好了……”